



薛涛心灵成长小说珍藏本

Pu Gong Ying Shou Gou Zhan 蒲公英收购站

薛涛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蒲公英收购站

Pu Gong Ying Shou Gou Zhan

薛涛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蒲公英收购站 / 薛涛著. —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3. 4

(薛涛心灵成长小说珍藏本)

ISBN 978-7-5414-5471-4

I. ①蒲… II. ①薛…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47653号



丛 书 名: 薛涛心灵成长小说珍藏本

书 名: 蒲公英收购站

作 者: 薛 涛

插 图: 孔雀插画

选题策划: 潘 燕 胡 蓉 刘晓倩

责任编辑: 刘晓倩

美术编辑: 魏 宾

责任印制: 郁梅红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电 话: 0871-6418627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云南文化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广州市金骏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10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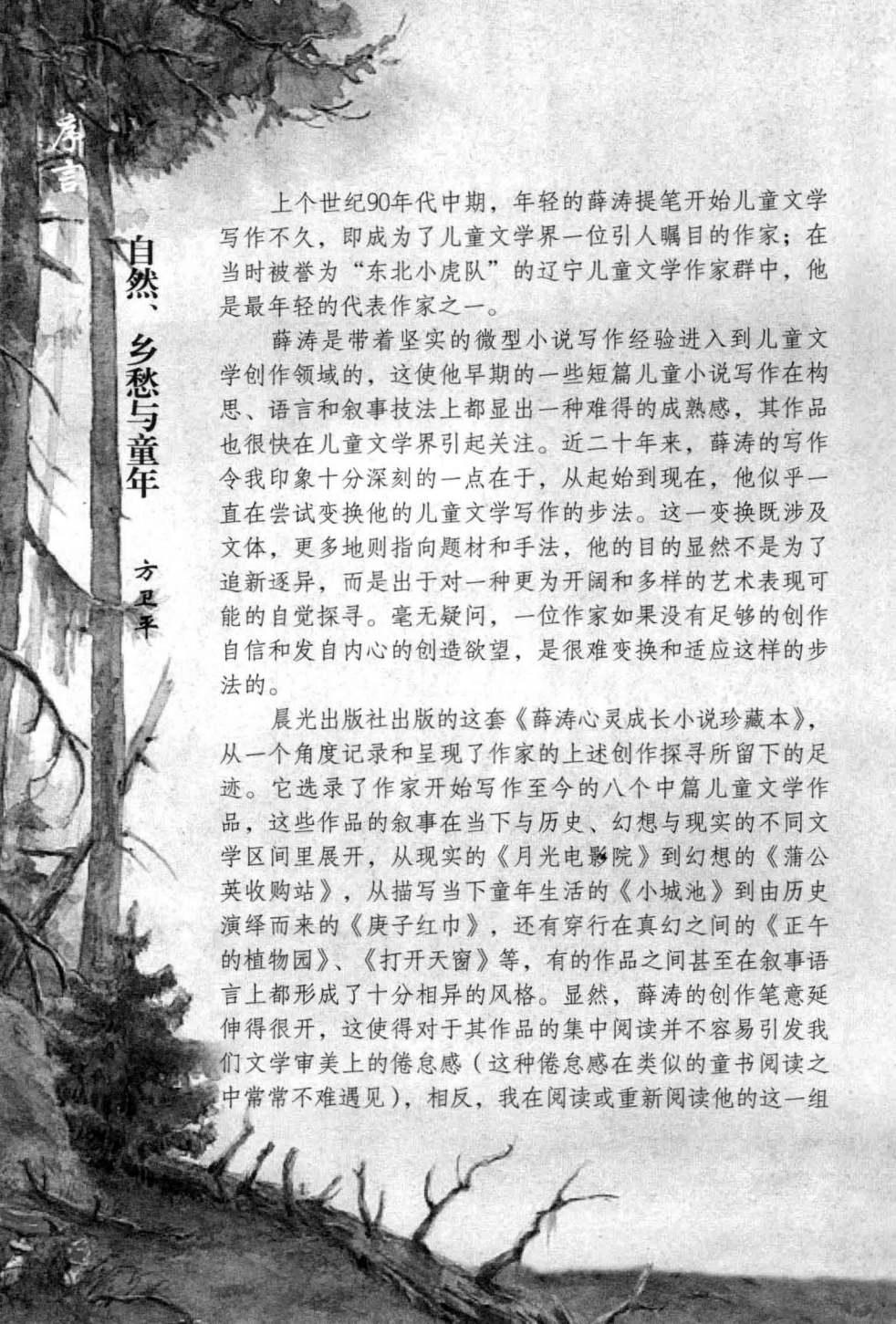
印 张: 5.25

印 次: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4-5471-4

定 价: 16.5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出版社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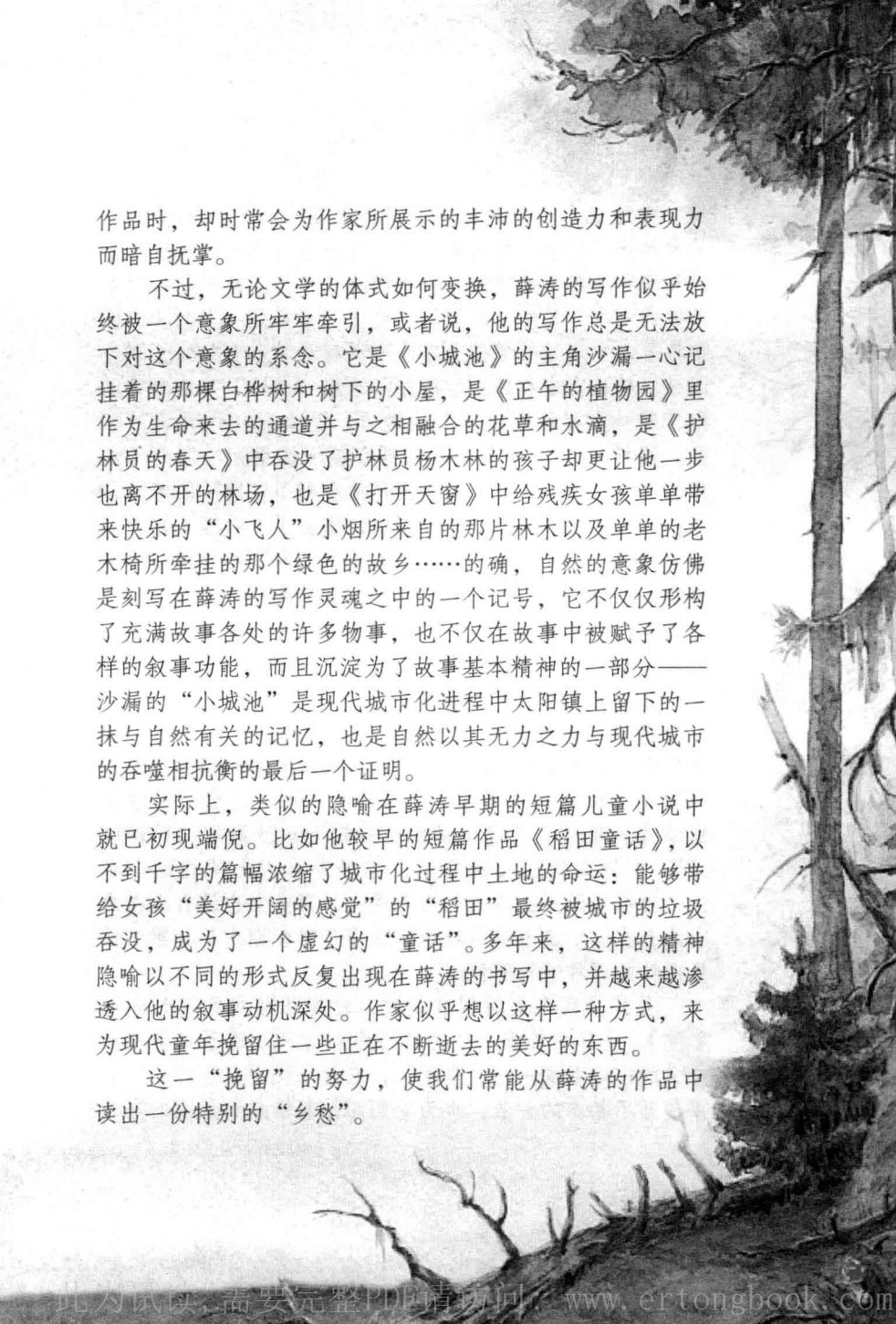
自然、 乡愁与童年

方卫平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年轻的薛涛提笔开始儿童文学写作不久，即成为了儿童文学界一位引人瞩目的作家；在当时被誉为“东北小虎队”的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中，他是最年轻的代表作家之一。

薛涛是带着坚实的微型小说写作经验进入到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这使他早期的一些短篇儿童小说写作在构思、语言和叙事技法上都显出一种难得的成熟感，其作品也很快在儿童文学界引起关注。近二十年来，薛涛的写作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一点在于，从起始到现在，他似乎一直在尝试变换他的儿童文学写作的步法。这一变换既涉及文体，更多地则指向题材和手法，他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追新逐异，而是出于对一种更为开阔和多样的艺术表现可能的自觉探寻。毫无疑问，一位作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创作自信和发自内心的创造欲望，是很难变换和适应这样的步法的。

晨光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薛涛心灵成长小说珍藏本》，从一个角度记录和呈现了作家的上述创作探寻所留下的足迹。它选录了作家开始写作至今的八个中篇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叙事在当下与历史、幻想与现实的不同文学区间里展开，从现实的《月光电影院》到幻想的《蒲公英收购站》，从描写当下童年生活的《小城池》到由历史演绎而来的《庚子红巾》，还有穿行在真幻之间的《正午的植物园》、《打开天窗》等，有的作品之间甚至在叙事语言上都形成了十分相异的风格。显然，薛涛的创作笔意延伸得很开，这使得对于其作品的集中阅读并不容易引发我们文学审美上的倦怠感（这种倦怠感在类似的童书阅读之中常常不难遇见），相反，我在阅读或重新阅读他的这一组



作品时，却时常会为作家所展示的丰沛的创造力和表现力而暗自抚掌。

不过，无论文学的体式如何变换，薛涛的写作似乎始终被一个意象所牢牢牵引，或者说，他的写作总是无法放下对这个意象的系念。它是《小城池》的主角沙漏一心记挂着的那棵白桦树和树下的小屋，是《正午的植物园》里作为生命来去的通道并与之相融合的花草和水滴，是《护林员的春天》中吞没了护林员杨木林的孩子却更让他一步也离不开的林场，也是《打开天窗》中给残疾女孩单单带来快乐的“小飞人”小烟所来自的那片林木以及单单的老木椅所牵挂的那个绿色的故乡……的确，自然的意象仿佛是刻写在薛涛的写作灵魂之中的一个记号，它不仅仅建构了充满故事各处的许多物事，也不仅在故事中被赋予了各样的叙事功能，而且沉淀为了故事基本精神的一部分——沙漏的“小城池”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太阳镇上留下的一抹与自然有关的记忆，也是自然以其无力之力与现代城市的吞噬相抗衡的最后一个证明。

实际上，类似的隐喻在薛涛早期的短篇儿童小说中就已初现端倪。比如他较早的短篇作品《稻田童话》，以不到千字的篇幅浓缩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命运：能够带给女孩“美好开阔的感觉”的“稻田”最终被城市的垃圾吞没，成为了一个虚幻的“童话”。多年来，这样的精神隐喻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在薛涛的书写中，并越来越渗透入他的叙事动机深处。作家似乎想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为现代童年挽留住一些正在不断逝去的美好的东西。

这一“挽留”的努力，使我们常能从薛涛的作品中读出一份特别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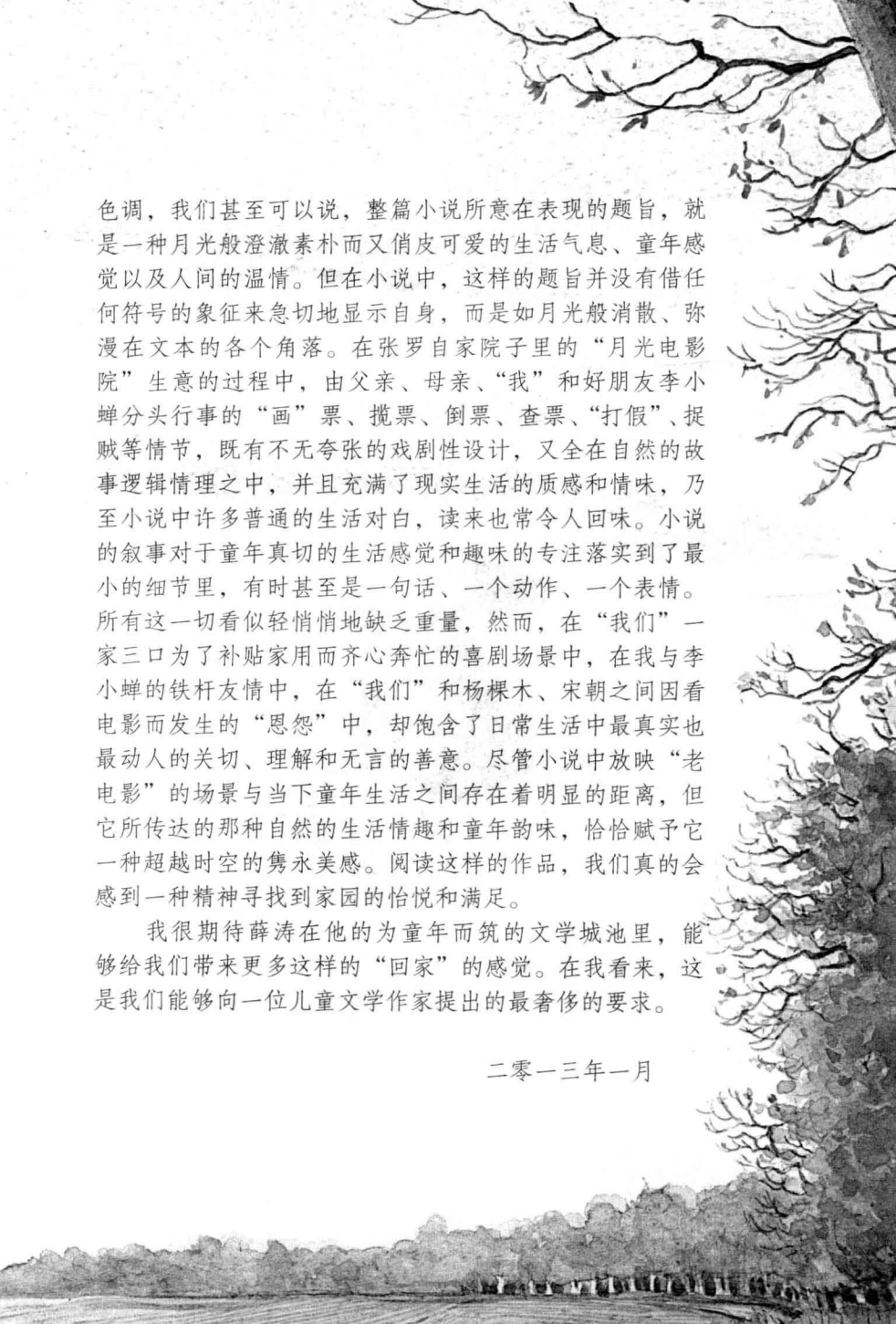


如果说自然的意象在薛涛的儿童文学写作中扮演了某种精神“绿洲”的角色，那么它所最终指向的是现代生活和现代童年所亟需的一种家园感。乡愁正起于这一对家园感的渴求。显然，沙漏的“城池”不只是一个悲壮的抵抗符号，它还是被学校和家庭所误解和“遗弃”的女孩沙漏寻求精神安宁和庇护的所在。这座“孤城”是沙漏可以把“精神世界搬到这里”的地方，是女孩心中真正的家园。同样，《打开天窗》里的那个装下了星光、鸟鸣和友情的红顶小楼，让女孩单单真正体会到了“家”的感觉，并在与老木椅和棉布娃的分离中，学会了从心理上接受与母亲的诀别。正是红顶小楼上的这个“家”给孤寂中的单单带来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修复。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薛涛的作品，一定会感受到，这种通常被寄寓在自然意象之上的家园感和乡愁感，构成了作家迄今为止的全部儿童文学写作最为重要的一个精神向度。

激荡在薛涛文字之间的这样一份精神，给他笔下的许多童年文本带来了开阔的艺术气象和有力的精神脉息，阅读《小城池》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部小说意在描绘外表叛逆、灵魂丰满的青春期的女孩沙漏的“精神城池”，在特殊的成长阶段里，似乎没有人走得进这个城池，而在沙漏所面临的生活境遇中，事实上也没有人在意它的存在。小说淋漓尽致地传达出了青春期少年与整个世界对峙的那种精神感觉。

另外，我个人特别欣赏收入这套作品集的《月光电影院》。这部中篇有一个充满诗意同时又浸透了日常生活感觉的中心意象——“月光”，它为小说中发生的一切故事铺开了基本的背景，也为它们涂抹着情感和氛围的基础





色调，我们甚至可以说，整篇小说所意在表现的题旨，就是一种月光般澄澈素朴而又俏皮可爱的生活气息、童年感觉以及人间的温情。但在小说中，这样的题旨并没有借任何符号的象征来急切地显示自身，而是如月光般消散、弥漫在文本的各个角落。在张罗自家院子里的“月光电影院”生意的过程中，由父亲、母亲、“我”和好朋友李小蝉分头行事的“画”票、揽票、倒票、查票、“打假”、捉贼等情节，既有不无夸张的戏剧性设计，又全在自然的故事逻辑情理之中，并且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质感和情味，乃至小说中许多普通的生活对白，读来也常令人回味。小说的叙事对于童年真切的生活感觉和趣味的专注落实到了最小的细节里，有时甚至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所有这一切看似轻悄悄地缺乏重量，然而，在“我们”一家三口为了补贴家用而齐心奔忙的喜剧场景中，在我与李小蝉的铁杆友情中，在“我们”和杨棵木、宋朝之间因看电影而发生的“恩怨”中，却饱含了日常生活中最真实也最动人的关切、理解和无言的善意。尽管小说中放映“老电影”的场景与当下童年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但它所传达的那种自然的生活情趣和童年韵味，恰恰赋予它一种超越时空的隽永美感。阅读这样的作品，我们真的会感到一种精神寻找到家园的愉悦和满足。

我很期待薛涛在他的为童年而筑的文学城池里，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这样的“回家”的感觉。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能够向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提出的最奢侈的要求。

二零一三年一月

蒲公英收购站



扛袋子的女孩

格子的奇特经历是从迷路开始的。

格子本来不想有什么奇特经历，他只想溜达溜达，看看从胡同跑出来的狗，看看墙上的画和草坪上的石像。

这几天格子挺无聊的，市郊的垃圾场他已经玩够了，那里没什么好玩的。转熟了以后，他觉得那里的神秘感一点都没有了。就这样，最后一块神秘的地方从格子眼睛里消失了。那点作业写完以后，格子只好随便溜达。现在减负了，作业确实比以前少了，至少妈妈再逼着做习题，格子就有理由了，他可以仰起头，告诉妈妈：“减负了。”

不久，格子发现有一个驼背的老太太在路上晃来晃去，像喝醉酒似的。于是格子好像接收了谁的指令一样，也晃来晃去，跟着她乱走一气。

老太太在一个月亮门下闪动一下，就不见了。格子这

才发觉自己迷路了。

迷路的格子有点紧张，他用手碰碰身旁那个直挺挺的警察说：“叔叔，6号楼不见了，告诉我它去哪儿了？”

那个警察太严肃了，摸上去有点凉丝丝的。格子仔细一看，感到很不好意思，这个“警察”实际上是个邮筒，从来就不跟任何人说话。

格子非常非常想家时，遇见了女孩梅子。格子这时还不认识梅子呢，也不知道她叫梅子。梅子的奇怪样子把格子逗乐了。瞅瞅她那副样子：肩上扛着一个布袋子，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好像刚从粮店回来，她一定是个能帮父母干家务活的女孩。

看样子梅子累坏了。她把袋子放在花坛上，上气不接下气。看见格子，梅子理直气壮地问：“为什么不帮帮我？你也太不绅士了吧！”

格子其实真想帮她，便真诚地说：“我早就想帮你了。”

梅子扛起一个布袋子，把另一个给格子留下：“那就快点，我没时间在这地方磨蹭。”

格子只想给自己找点事干，没在乎这个厉害女孩的傲慢态度。于是格子抱起布袋子，发觉它不重。梅子走在前面，格子也不看方向，就跟在她后面，两人也不多说话。他们并不像两个陌生人刚见面，非要互相介绍介绍，了解了解。他们的对话也是随随便便。



“里面装的是什​​么？好吃的还是好玩的？”

“不能吃也不能玩，是蒲公英的种子。”

“你要种蒲公英吗？妈妈给我念过一本书叫《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书里的女孩有点像你。”

“那她一定是个漂亮的女孩啦！”这个女孩连谦虚都不会。

“书上没说她漂亮不漂亮，只说她有点脾气，厉害着呢。”格子说。

“哦。”梅子不说话了。

两人又走了一会儿，不断有各种汽车从身旁闪过，有各种裙子、裤子和鞋子在地面上跳跃。格子问起梅子的名字，梅子停住脚步，一字一字地告诉格子。格子也学她认真的样子，把自己的名字一字一字地告诉她。他们这才算彻底认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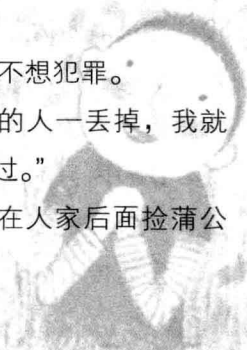
“从哪买的？不是偷的吧？”格子觉得，他和梅子背着袋子在街上走，那感觉很像偷粮的过街老鼠。

“跟偷的差不多。”梅子平淡地说。

“差多少？”格子停住不走了，他可不想犯罪。

“捡的。”梅子看着格子说，“前边的人一丢掉，我就在后面捡，掉多少捡多少，一粒也不放过。”

格子真佩服这个小女孩的毅力。跟在人家后面捡蒲公英的种子，这事儿也真有趣。



蒲公英花园

又走了一会儿，格子猛地发觉身旁的车子 and 行人少了。除了让人惊讶的安静外，空气里还掺着一股不太难闻的霉味，这味道格子有点熟悉。格子问梅子这是怎么回事，梅子说到了，保证让他惊奇。

格子没想到来的地方是个老地方，所以他一点也不惊奇。

格子和梅子站在一扇大铁门前面，门旁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蒲公英收购站。这个木牌子以前格子来时没注意过。四周还是那些破烂，有破汽车、破轮子、破沙发、破电视机，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破玩意儿。格子后悔跟梅子来了，这里并没有让他喜欢的好玩东西。

铁门内只有一座小房子，像个仓库。梅子冲着门叫道：“我回来了。”

里面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你得自己开门。”

梅子便从衣兜里掏出一件东西，朝门上晃了一下，大门就“吱嘎”一声开了。在格子面前敞开着一个小园子，光秃秃的，没有生长任何植物。新土刚刚翻出来，准备播种的样子。

这一切是格子从前没看到过的，原来这个垃圾场里面还有这个秘密，这里居然藏着一个园子！这个秘密应该马上让小微知道。

小微，你一定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格子心想。

小房子里面坐着一个驼背的老太太，整个人陷在一个破沙发里。格子一下就想起了那个背影：她就是让他迷路的老太太。

“他是谁？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老太太瞪着一双干涩浑浊的眼睛看着格子，一股淡淡的霉味也向格子飘过来。

梅子解释说：“他是我的助手，今天我捡得太多了，背不动。你没说过不允许我找助手。”

“捡得多是好事，找个帮手也不是坏事，就是怕他不可靠。”

老太太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格子。格子觉得自己的身体一下子缩小了。但是，格子决定加入到她们神秘的工作中去。“可靠，我是个不错的孩子，我还是班里的劳动委员呢。”格子保证说。



格子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劳动。格子在家可不太爱劳动，妈妈叫他叠自己的被子他都不愿意。

老太太的小房子里面其实没有单个的房间，后面有一块什么也没长的园子。老太太用一把锄头开始刨坑时，梅子已经把布袋中的种子装进了一截大竹筒里。大竹筒用途最大，敲一敲，就有几粒种子漏出来，老太太回头问梅子：“播种他也肯帮忙吗？”

格子赶紧表态：“全帮。”

于是，老太太刨坑，格子敲竹筒播种，梅子在后面把种子埋上，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

“梆梆！梆梆！”格子用木槌敲竹筒，让种子掉进坑里。格子觉得这很有趣，忍不住要笑。他一笑，不用敲竹筒，种子也会往下掉。格子这时才发现了体力劳动的乐趣。

老太太回头问梅子：“那孩子笑嘻嘻的，是不是把种子撒在外边了，别让种子跑掉。”

梅子说：“一个也没跑，他干得挺好的，像个天才。拿着这个竹筒，一笑就能播种，是他发现的。”

过了一会儿，梅子告诉格子：“别笑了，种子用光了。”于是劳动不得不结束了。整个园子，还有一半没有播种。格子还没玩够。老太太看了看园子说：“去，再捡两袋种子回来，我要满园子蒲公英。”

梅子的银镯子

格子和梅子两人走出堆积如山的破烂场地。他问梅子老太太为什么喜欢蒲公英。

梅子支吾着说：“这件事太麻烦了，我说不明白。我答应她了，不能跟你说太多。”

格子不想为难梅子，他觉得花园里的那个老太太有点古怪和神秘，一个人守着谁也不知道的花园，喜欢种植蒲公英，太与众不同了！格子就喜欢与众不同。

有位阿姨拎着香蕉皮在广场上找垃圾箱。梅子站住不走了说：“就捡她的吧。”

格子说：“她的小挎包里装的全是化妆品，我妈妈的挎包里装的也是这些东西，不装蒲公英种子。”

梅子不理睬格子，从手腕上摘下一只银光闪闪的镯

子，朝阿姨举起来，说：“银镯子，银镯子，把她的灵魂捉过来。”

格子乐出了声，梅子那副样子就像个小巫婆。

只见阿姨的身子抖了一下，然后也不找垃圾箱了，把香蕉皮直接扔在一位老人脚下。老人一迈脚，正好踩在上面，险些摔倒。那个阿姨开心地笑着，走开了。在她站过的地方，竟然落下几粒种子——蒲公英的种子。

格子这下服了。

梅子的下一个目标是两个并肩坐在长椅上的人。梅子把银镯子瞄向其中一个，念道：“银镯子，银镯子，把他的灵魂捉过来。”

这次格子仔细看了看那个人，又看了看银镯子，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被“捉”住。但梅子只管把银镯子又瞄向另一个人。

格子刚要对这个没有用的镯子发表意见，长椅上两个平静的人就吵起来了：

“喂，你把烟熄灭好不好？”

“你管得着吗，我偏大口大口吸！”

两个人都没有了好心情，一先一后地走开了。两个人一走，梅子一头钻到长椅下面。格子凑过去一看，果然有两小堆种子留在那里。格子对银镯子不敢轻视了。